

# 论《荆棘鸟》的圣经元素

邱永旭

## 一、《荆棘鸟》中的圣经原型人物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原型是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普遍意象，是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性方面的古老模式。原型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具有遗传性的主题和题材。<sup>①</sup>弗莱认为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是“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生于天主教家庭，在《荆棘鸟》的创作过程中她能够在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进行精心的加工造型。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相对应的原型。

拉尔夫对梵蒂冈的向往，对上帝的或者说对神职事业的不懈追求，甚至为着这些舍弃梅吉，不能不说是一种圣徒式的精神。他用了几十年时间证明了神性不可抗拒人性，并最终从上帝的襁褓之中投入梅吉的怀抱，成为田园牧歌中的男主角。这是人性对神性的胜利，但这也许是上帝的默许？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他的优雅，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比一个圣徒更像圣徒。拉尔夫是个具有神的气质的人。梅吉第一次在车站广场见到他时，他“穿过盈寸的地面，表情淡漠地大踏步向他们走来，他那件长法衣使他显得像个古时候的人物，仿佛他不是像常人那样用双脚走路，而是像梦幻中的人，飘然而来。扬起的尘土在他的周围翻滚着，在落日的最后余晖中显得红艳艳的。”<sup>②</sup>梅吉像瞧着上帝似的傻呆呆地瞧着他。之后他多次在梅吉和她的家人临危遇难之际出现，仿佛是救赎世人的上帝。斯图尔特服从、忍耐和无所不包的品行与美德，平静地死去，也是个典型的圣徒形象。

《圣经》中与天使对立的形象是魔鬼。这个形象在后世文学中经常出现，《浮士德》、《失乐园》等作品中都有各种面貌不同的魔鬼形象存在，西方文学长期以来形成了著名的恶魔主题。《荆棘鸟》中的玛丽便是个典型的恶魔形象，作者明显带着贬斥的感情色彩来描写她，称之为“老蜘蛛”、“魔鬼”。面对一丝不挂的拉尔夫，她“围着他转，不慌不忙”，宛如在山中对耶稣进行诱惑的撒旦，拉尔夫虽然“兴奋

不已”，而“他的身上软塌塌的，毫不为之所动。”他兴奋的是自己的神性力量能够对抗自己的和玛丽的人性力量。玛丽拥有巨大的威力，甚至有决定自己死期的权利，她在死前安排了拉尔夫与梅吉的命运。

弗兰克与朱丝婷是另一类“魔鬼”，他们反抗权威、追求自由。弗兰克的出现注定是令人不安与阴郁的，他与继父和兄弟们是仇敌，只因为他们都爱着菲奥娜。对菲奥娜而言，弗兰克是她最心爱的珍珠，是她的“红字”，她的骄傲与耻辱的标志。对于梅吉，他又像是个英雄，是个参孙。他在克利里家中仿佛是一个幽灵，攫紧了每个人的心。朱丝婷叛逆的精神表现在她大胆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离开传统的家庭，对宗教嗤之以鼻。她追求现代都市生活，也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个人幸福。

帕迪与他的那一大群勤劳的儿子们，把全部的精力和热忱献给了广阔无垠的德罗海达土地，这些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男人，正是被逐出乐园、必须终生劳苦才可生存的亚当。

在梅吉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夏娃的形象，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是一朵艳丽优雅的天堂之花，是第一批人类中最灿烂的一个女儿”。她对爱情执著、热情，能冲破世俗和宗教的樊篱。她身上独具的气质，又与失去乐园后寻求复归而历尽艰难的夏娃的苦难意识是相似的。梅吉不是中世纪塑造的圣洁高贵的圣母，但她身上又有圣母般的气质，她在憧憬儿子戴恩诞生时，曾说要像圣母那样纯洁地爱他，她与拉尔夫在“圣子”戴恩身亡后的悲恸之情，几似哀悼基督的感人场景。梅吉与拉尔夫共度佳期的麦特劳克岛无疑是理想的乐园。那里不缺乏一切生存所需，有美丽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柔和的、充满阳光、广阔而又令人欢快的地方”，与世隔绝甚至用不着穿衣服，而拉尔夫与梅吉裸露躯体生活在其间，正如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梅吉的天真、纯洁，身上所具有的美好温馨的热情，又正如一个天使出现在基兰博的夕阳之中，在拉尔夫的心中投下了娇艳的玫瑰光影。

作者简介：邱永旭，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南充，637002）。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澳]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 二、德罗海达的玫瑰

玫瑰意象早已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希腊神话中爱神寻找血染的玫瑰，《圣经·雅歌》的新娘“是沙仑野地的玫瑰花”，纪念罗马殉难教士而形成了情人节上赠送玫瑰的习俗。玫瑰在长久的历史中已注定成为爱情的化身，而继承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发展下来的基督教更与玫瑰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基督教文学中，玫瑰喻示了天国中极乐的灵魂。玫瑰在《荆棘鸟》中频频出现，成为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意象，明显蕴含了某种深刻的寓意。作者在第二章将我们带到玫瑰花开的地方：德罗海达围场府邸。从此，玫瑰就预示性地潜伏着，贯穿于梅吉与拉尔夫的爱情之中。

众多的玫瑰意象中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玫瑰灰”。在卡森72周岁盛宴之夜，芸香和玫瑰花丛悄然散发一股令人倦怠的香气，梅吉所穿的那套服装“颜色略有些发暗，灰中带着浅粉的玫瑰灰。”长袍上绣着粉红色小玫瑰花苞。鞋子是精巧的玫瑰灰色。拉尔夫说：“她是个我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孩子，是我生活中的一枝玫瑰花。梅吉只是一个理想。”舞会后拉尔夫目送梅吉离去。拉尔夫后来决定放弃梅吉，选择卡森1300万英镑遗产。当他与梅吉在凌晨策马草原时，他跳跃的思维中玫瑰意象不断出现：“玫瑰花啊，苍白的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处处开遍了玫瑰花。草原上的片片花瓣吻，夏日的玫瑰，红的、白的、黄的。玫瑰的浓郁芬芳飘荡在夜空中。粉红色的玫瑰，溶溶的月光把它冲淡成了灰白的颜色。我的梅吉，我已经把你抛弃了……你对我不过是草原上的一朵被碾碎的玫瑰罢了。”他把玫瑰的命运喻示为梅吉的命运。梅吉再次穿上玫瑰灰的礼服，是在被她后来的丈夫带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但她讨厌穿这身服装，因为为了这样一个人穿上它，似乎是一种褻渎。玫瑰灰已成为了梅吉对拉尔夫的爱情的象征，她的忍耐、克制、怨诉都与玫瑰灰相关联。

德罗海达火灾后幸存下来的一朵浅粉色玫瑰，被梅吉作为爱的纪念赠送给拉尔夫，拉尔夫认为为了教会，他已摒弃了这朵随着时光变成“棕色的薄如罗纱”的玫瑰。拉尔夫是摒弃了梅吉吗？当然没有，梅吉难产之际，拉尔夫再次来到她的身边，伴她度过困危的时光。拉尔夫临别前对梅吉讲起他保存在弥撒书中的玫瑰：“每一次我看到那种颜色的玫瑰时，就想到了你。梅吉，我爱你。你就是我的玫瑰，是我生活中最美丽的人的形象和最美好的怀念。”十几年后拉尔夫再次驾车驰向这片广袤的土地，看到玫瑰丛中到处都有一种淡淡地粉灰色玫瑰花，他猜测那一定是梅吉种的。那时，他听到了梅吉的笑声。

《荆棘鸟》中的几次葬礼都提及玫瑰。梅吉的孩子夭亡后，祭坛上放着的花中有迟开的玫瑰，屋子里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香味”。卡森葬礼上玫瑰花散发浓重的香味，即使窗户全都开着，也无法使这香气消散，但是他们依然能闻到她尸体的气味。这就是恶的气味，玫瑰香味也掩盖不了恶的气息，这里体现了《圣经》中的善恶二元模式。被玫瑰花装饰起来的卡森的棺材的气味是恶的，而梅吉这玫瑰的灰烬是美的，是善的化身。帕迪与斯图尔特父子葬身于火灾，大火使得玫瑰花园的花朵像被蹂躏过的蝴蝶一样，纷纷落入烂泥之中。幸存下来的仅有的那一朵玫瑰，是因为被拉尔夫夹在弥撒书中。在戴恩的葬礼上，戴恩躺在一具铅皮衬里的棺材里，覆盖着玫瑰花。拉尔夫不得不为他的儿子做追思弥撒，到儿子死去才知晓其身世：这个他认为在梵蒂冈世界里真正的完美的教士，是他的儿子。

## 三、命运的荆棘

《荆棘鸟》中菲和梅吉这对母女的命运是相似的。她们都爱上了成年的男子，都追求着难以获得的爱情，最终都在命运的荆棘上扎得鲜血淋漓，如同哀美凄艳的玫瑰。菲告诉青春之时的梅吉：“什么是一个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起痛苦。她只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变体，将丝毫不差地重蹈另一个的覆辙。并且哭得泪流满面。”成年的梅吉与菲一起聊天，菲感叹：“历史又重复了，当我看到戴恩时，我暗自笑了”，“女儿是相同的人”。人物命运的循环重复，暗合《圣经·传道书》所言：“虚空，虚空，人生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做过的事还要再做，太阳底下，一件新事也没有……”<sup>①</sup>

由此可见，《荆棘鸟》描写的命运是宗教式命运，而另一主题“爱”呢？小说中为全书定下基调的，是作为题记的那个凄婉的传说，全书以荆棘鸟凄婉的歌声开始，又在那凄婉歌声中结束。那段相当优美抒情的诗意化的句子，同时点出了书名《荆棘鸟》的由来。荆棘的意象在《圣经》中也屡见不鲜：《出埃及记》中耶和華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圣；《雅歌》中“我的爱人在女子中，犹如荆棘里的一朵百合花”；《新约》中耶稣头戴荆冠，背负十字架。荆棘是苦难的令人不愉快的，而荆棘上的鸟儿的歌声却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的鸟儿遵循着不可改变的命运法则而寻觅荆棘、歌唱、死亡，主人公追求的正是这种“以深痛巨创来换取的最美好的东西”。这种爱是圣经元素在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折射。

(责任编辑 何斯强)

①《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1998年。